

歷代詩話

二



歷代詩話乙集目錄

楚辭

卷上之上

評騷

庚寅

名字

江離秋蘭

宿莽

先路

蘭蕙

蘭皋椒江

初服

女嬃

相羊

御

閶闔

筵筭

蘭椒

卷上之下

九歌

蹉對

偃蹇

焱

杜若

瑤華

幼艾

簫鐘

南浦

媵

薜荔

宜笑

葩

卷中之上

天問

夜光

羿

鑠金

欵

舩

橘頌

黃棘

卷中之下

九陽

營魄

衛

卜居

宋玉宅

漁父

三閭

卷下之上

送將

竭

恢台

衙

些

穉

臞蠟

卷下之下

羸靡

呵眊

阡眠

駭雞犀

九魃

洪涖

鼓

鼻祖

歷代詩話乙集目錄

歷代詩話卷七

乙集一

苒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上之上

評騷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

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
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
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
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詠
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
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
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
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
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
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
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

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
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
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
詰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
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
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
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
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
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
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

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
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
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
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水
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
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
力歛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
矣

洪興祖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
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
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

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畔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高似孫曰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物高志高文又高一發乎辭與詩三百伍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武摹倣制作言卑氣嫚志鬱弗舒無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況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

言十
可悲也獨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遺之乎

朱熹曰楚辭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邪愚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澤也深風雅旣變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猶有詩人之六義故動吾夫子之聽但其歌稍變於詩之本體又以兮爲讀楚聲萌蘖久矣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初不正名曰賦然賦之義實居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於此以求古詩所賦之本義則情形於辭而其意思高遠辭合於理而其旨趣深長成周先王二南之遺風可以復見

論七
於今矣

王世貞曰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閒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爲屈信

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宏博麗雅爲辭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頌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簞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馱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遽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

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采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略於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

陳第曰予觀注離騷者多矣率搜索於句字而忽略其大體故但見其汪洋浩瀚而不能究其託興寓言之指歸則其惓惓故國之思欲去而終不忍去抑鬱無聊不欲死而終不能以不死者無以發洩於千載之下矣善乎太史公之傳之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又曰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

中三致志焉此真得離騷之意於文章蹊徑之外而不徒以文詞視之也予於是隱約離騷分爲七節自帝高陽之苗裔至予不忍爲此態也爲第一節言己之不得於君也自鷺鳥之不羣至豈予心之可懲爲第二節言己之不遇而不改其素也自女嬃之嬋媛至霑予襟之浪浪爲第三節蓋託敷詞於重華言已於善敗之跡嘗三復於王所也自跪敷衽以陳詞至高丘之無女爲第四節言欲輕舉遠去忽哀故國之無人也自溘吾游此春宮至焉能忍與此終古爲第五節言黨人眾多賢人不可見難與之久處也自索瓊茅以筵筭至吾將遠逝以自疏爲第六節言筮卜皆勉其遠逝將從之以遠適

四方也自遭吾道夫崑崙兮至蜷局顧而不行爲第七
節言逍遙娛樂庶幾藉以自遣然睠顧楚國終不能忘
而自離也亂則總結前意謂義無可往惟以死自誓而
已矣蓋其悲思慷慨之懷溷出之若江河之流原無
間斷乃其脈理之聯絡關鎖亦自璀璨而不可亂所謂
一篇之中三致志者是耶非耶嗟夫子讀哀高丘之無
女與忽臨睨夫舊邦則悽然欲無涕下不可得矣 愚
按離騷騶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予上征又曰飲予馬
於咸池兮總予轡於扶桑又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
海以爲期固皆遠遊之意原猶以爲未盡也乃作此篇
汪洋超脫以布寫其無聊不得已之懷彼其舍故都離

儕八餐六氣專精神逍遙於丹正役使夫百靈內欣欣而媮樂直至出宇宙而與太初者鄰可謂遊之至矣乃其所神游者至遠而其顧懷者至近區區楚國非清都帝鄉也汎汎汨羅非南疑寒門也憔悴澤畔非軒鸞鳥而駕入龍也負石自沈非召黔羸而貫列缺也何行背其言而事反其見耶蓋其懷舊眷故之念迫切於真誠反側於夢寐故寧死而不忍自疏其天性爾也猶之箕子囚比干死豈必效微子之行遯耶嗟夫士各有志所謂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者竟付之空談而已賈誼之弔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揚雄之反曰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噫原之見此早